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

□ 孙宏开

[摘要] 对语言的活力程度进行排序,旨在分清轻重缓急,先抢救处在最濒危状态的语言,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的测试的综合指标,并对中国一百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活力排序。

[关键词]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言活力;排序

[中图分类号] H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6)05-0006-05

Ranking of the Chinese Ethnic Languages in Terms of Their Vitality

SUN Hong-k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Ranking the Chinese ethnic languages in terms of their vitality can help decide what priorities are in securing the most endangered ethnic languages. In view of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ethnic languages,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corresponding comprehensive indexes and ranks over 100 ethnic languages of China in terms of their vitality.

Key Words: ethnic languages of China; language vitality; ranking

一、问题的提出

在

20世纪末,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广播、电视、网络、通讯等媒体的发展和普及,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区、族群的迅速开放,随着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一些弱势语言的功能将陆续减弱,最后濒临消亡,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此,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是当前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这是人类财富的巨大损失。语言学家们对此忧心忡忡,少数民族群众也对此忧心忡忡,关心非物质文化的专家学者们和政府工作人员们对此也忧心忡忡。

近几年来,此事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因为,文化多样性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语言

作为文化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的衰退和消亡将对文化多样性提出严重的挑战。为此,国家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由文化部负责组织。2004年,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周和平(2004)为保护工程题字时指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是在已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由政府组织实施和推动的,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一项规模宏大、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该工程计划用17年的时间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进行系统规划和稳步推进,力争使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基本得到科学合理、规划有序的保护。”保护工程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基本实现民族

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网络化。为实现这一目标,保护工程将分3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04至2008年为先行试点和抢救濒危阶段;第二阶段2009至2013年为全面展开和重点保护阶段;第三阶段2014至2020年为补充完善和健全机制阶段。”保护工程的保护对象主要是: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包括:(1)传统的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2)传统的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3)传统的工艺美术和制作技艺。(4)传统礼仪、节日、庆典和体育活动等。(5)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和场所。(6)其他需要保护的特殊对象等。

语言作为保护工程的首要对象,足见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为什么要保护濒危的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作为工具职能,当然世界上的语言越少,交际和交流思想也就越方便。如果我们设想全世界仅仅有一种语言,人们交谈起来会多么的方便。

但是,语言是历史的产物。语言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记录着民族的兴衰。语言除了它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功能外,还有许多其他职能。

首先,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语言里保存的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都依靠语言来表达。中国各民族语言中已经发掘出来丰富的脍炙人口的口碑文学作品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彝族的《阿诗玛》、纳西族的《创世记》、壮族的《百鸟衣》、侗族的《秦娘美》、苗族的《灯花》、景颇族的《勒包斋娃》等等,这仅仅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极小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有自己母语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作品,目前挖掘整理并与读者见面的,仅仅是凤毛麟角。语言中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上面所说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现象的一小部分。尤其是无文字的语言或文字不发达的语言更是如此。

其次,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是使用该语言群体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总和。也就是他们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他们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组成社会并不断地生存的历史经验,这一切的一切,都依赖语言代代相传,并得以超越时间

和空间加以记录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经验都是通过语言来保存、来传播。

再次,语言作为一种认知系统,一种思维方式的直接体现,包含着该语言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系。这个体系有共性,也有特殊性。这个体系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精密化。因此,人们担心,语言多样性的丧失,是不是会使人类思维方式的退化和绝对化。

最后,语言作为民族或族群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或族群的特征。本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一般来说,语言的消失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心理上不可弥补的阴影。

此外,就语言学本身来说,语言资源是发展语言学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积累的语言资源越丰富,发展语言学的潜力就越大。以中国为例,中国有许多小语种,至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学术价值极高,其中不少语言保留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许多古老的面貌。有的语言资料,通过深入研究,是揭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因此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它对于开展描写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类型语言学研究,乃至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它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中国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格局的复杂性,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也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濒危语言的消亡是新形势下全球的一个总趋势,是对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严重挑战,重视濒危语言问题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是一个有良知的语言学家的神圣职责,是绝对不可以袖手旁观的。

三、语言活力排序的依据

既然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既然语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那么,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就应该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里的重要任务。中国有一百三十多种语言,我们应该根据他们的活力程度,排出一个次序来,并根据轻重缓急,先抢救处在最濒危状态的语言。

但是语言活力程度的测试,是一项系统工程,使用什么指标,才能够比较客观地将中国的语言进行排序,这是一个非常难操作的问题。2003年3月10

日至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行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六十多位正式代表以及各濒危语言基金组织的代表(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瑞典、日本等)、重大语言学机构的代表(如世界语言学家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代表、日本环太平洋地区濒危语言项目的负责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的负责人、部分国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等近百人出席了会议^①。本次会议的主题是:(1)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濒危语言问题上的作用(并与其他政府、非政府、学术机构相协调);(2)评价维护和推动濒危语言继续生存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性等;(3)讨论维护濒危语言的机制以及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4)制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2005年度开展维护濒危语言工作的行动计划。

会议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濒危语言问题专家组向会议提供了他们起草的文件,题目是: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该文件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濒危语言问题方面的一些重要活动,强调了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性,分析了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讨论了如何鉴定濒危语言,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在保护濒危语言问题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专家组的文件即将公布,关于如何鉴定语言的活力,他们提出了9条参考指标,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依据。这9条指标是:指标一是代际间的语言传承;指标二是语言使用者的绝对数量;指标三是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指标四是现存语言使用范围的发展趋势;指标五是语言对新领域和媒体的反应;指标六是语言教育与读写材料;指标七是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包括语言的官方地位和使用);指标八是该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指标九是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与质量。

根据以上测试指标,专家组的文件将语言的活力从高到低排为6个级次,综合归纳如下:(1)充满活力;(2)有活力或仍然比较活跃;(3)活力降低,显露濒危特征;(4)活力不足,走向濒危;(5)活力很差,已经濒危;(6)无活力,失去交际功能或已经死亡。

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况,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文件中提出的9个方面外,还有3个方面,也应该作为语言活力测试的依据之一。那就是:(1)语言的分布状况,聚居、杂居还是散居;(2)语言的内部差异程度,差异大的语言,活力就会降低;(3)国境内外的分布状况。此外,交通状

况是否发达、社区开发程度等也是影响语言活力的参考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

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

中国有一百三十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5个语系,其中以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语言最多。其次是南岛和南亚。现在根据前面的测试标准,将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分为6个级次。

1. 充满活力的语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仅仅掌握母语的单语人比例比较大;母语的代际传承不存在问题;使用母语的绝对人数很多;有自治区或自治州一级的自治机构推动语言规划;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而且有大量本民族文字的出版物;有母语广播;语言不仅在家庭、集市、学校中使用,而且也在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使用;本民族对保护母语的意识比较强烈;有大片的聚居区;虽然有方言差异,但是书面形式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传播等。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维吾尔、藏、朝鲜、蒙古、哈萨克、壮、彝等语言。

2. 有活力的语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仅仅掌握母语的单语人比例相对比较大;母语的代际传承目前不存在问题;使用母语的绝对人数比较多;有自治州或自治县一级的自治机构推动语言规划,但活力不足;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而且有一定数量本民族文字的出版物;有母语广播,但频率比较低,效果不理想;语言不仅在家庭、集市、学校中使用,有时候也在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使用;本民族有保护母语的意

3. 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掌握母语的单语人比例已经比较少,大多数人使用双语或多语;部分地区母语的代际传承已经出现问题;使用母语的绝对人数正在减少;语言规划贯彻不力或无人管理;无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有的即使有,本民族文字

^① 本文作者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出席了此次会议,提出了我们对濒危语言问题的看法,参加了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及行动计划建议书的讨论和表决。

的出版物数量很少;没有本民族语言的广播,即使有,也流于形式;语言仅仅在家庭中使用,较少或没有;没有在市、学校中使用,更没有在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使用;本民族对保护母语的意识并不强烈,或者有这种意识,但是无可奈何;居住相对比较分散;方言差异比较大,方言间无法用母语交际。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羌、德昂、达斡尔、纳西、嘉绒、塔吉克、景颇、载瓦、土家、仡佬、东乡、保安、布朗、白、撒拉、尔龚、临高、勉、阿美、毛南、德昂等语言。

4. 活力不足,已经走向濒危的语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掌握母语的单语人比例已经很少或者没有,大多数人使用双语或多语;母语的代际传承已经出现问题,相当大比例的人或地区仅仅中老年使用母语;使用母语的绝对人数正在大量减少;语言规划无人管理;基本上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没有本民族语言的广播;母语仅仅在家庭或村寨中使用,很少或没有在市、学校中使用,更没有在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使用;本民族对保护母语的意识并不强烈,或者有这种意识,但是无可奈何;居住相对比较分散,被强势语言所包围;方言差异比较大,方言间无法用母语交际。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比较多,大体有仡佬、普米、基诺、怒苏、门巴、义都、仓洛、京、浪速、勒期、拉乌戎、格曼、达让、裕固、鄂伦春、乌孜别克、尔苏、纳木义、木雅、贵琼、史兴、扎巴、却隅、村、回辉、标、拉基、仡佬、布赓、俄罗斯、户、炯奈、拉珈、布努、巴哼、博嘎尔、鲁凯、邹、布农、卑南、排湾、克木、巴那、堂朗、莽、卡卓、鄂温克、柯尔克孜、茶洞、桑孔、毕苏、莫、佯僮、白马、末昂等语言。

5. 活力很差,属濒危语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已经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都使用双语或多语,往往第二语言比母语好;母语的代际传承十分严重,仅仅中老年使用母语,中青年已经改用其他语言;使用母语的绝对人数已经很少;语言规划无人管理;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书面形式;没有本民族语言的广播;母语仅仅在家庭中使用,没有在市、学校中使用,更没有在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使用;本民族基本上没有保护母语的意识,或者有这种意识,但是无可奈何;居住相对比较分散,被强势语言所包围;方言差异比较大,方言间无法用母语交际;母语结构已经退化,口头文学已经没有人会讲,词汇量急剧减少。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阿依、赫哲、塔塔尔、畚、普标、侏、康加、柔若、图瓦、仙岛、波拉、葛玛兰、泰耶、赛德克、克蔑、赛夏、布兴、苏龙、崩汝等语言。

6. 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没有掌握母语的单语人,

绝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语言;母语已经无人使用,仅仅保存在个别老年的记忆里或者文献里;只有个别别人知道母语,但是已经没有人再来用他作为交流和交际思想的工具。属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有满、木佬、哈卡斯、羿、卡那卡那富、沙阿鲁阿、巴则海、邵等语言。

五、结果与讨论

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同一民族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现象,也有的民族主要使用母语,但还有部分或小部分人使用别的语言。因此,语言的数目多于民族的数目,例如,台湾的高山族,使用至少15种南岛语系语言^①;瑶族使用勉、布努、拉珈、巴哼、炯奈、优诺等6种语言;珞巴族至少使用博嘎尔、义都、苏龙、崩汝等4种语言;怒族使用怒苏、柔若、阿依3种语言……此外,景颇族除了使用景颇语外,还使用载瓦、勒期、波拉、浪速、仙岛等语言。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拙文(孙宏开,2005)《用科学的眼光看待我国的语言识别问题》,并参阅笔者主编的《中国的语言》的第一编第二章《中国的语言识别》。因此,本文使用的语言名称,有的与民族名称一致,有的则不一致。

语言的活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语言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因此比较难以说得比较精确。前面所列指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根据十多年来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经过国际会议反复讨论后确定的。在这些指标里面,有的是普遍适用的,有的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因此,我们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排序,只能把它作为参考依据,更重要的是根据我国的国情。二十多年来笔者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以及平时积累的数据,初步确定这些语言的使用活力,同时也参考黄行(2004)的一项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这样的排序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结论也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

另外,我们虽然根据专家组的分等,进行了6级分类,但同一类中的语言也千差万别,仅仅给出一个参考依据罢了。

中国正在进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濒危语言作为这项工作的工作对象,已经列入了议事日程,已经有两种语言(裕固语和鄂伦春语)正在开展试点

^① 关于台湾南岛语的使用情况,除了我们过去掌握的一些情况外,中研院语言所副所长孙天心先生提供了许多情况;此外新竹师院的陈淑娟老师也介绍了不少情况,特此致谢。

工作。我们希望,本项研究,能够对今后开展此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至少可以大体做到根据轻重缓急,将快要消亡的语言先行记录和抢救,以免发生还没有来得及记录和抢救该语言就已经消失了,造成无法逆转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语言的消亡是难以挽回的客观总趋势,因此,我们目前能够做的是保存濒危语言的资料,或者延缓濒危语言衰亡的速度。至于保护濒危语言,使其不走向濒危,或者阻止他向濒危方向发展,恐怕是更加困难的事情。就目前来说,一种语言资料的保存,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件事情:

(1)大量记录该语言的词汇,收词不少于一万条,争取编出一部中型的词典来。在此基础上,整理出该语言的语音系统来。

(2)大量记录该语言的句子,整理出该语言的语法系统,越详细越好。

(3)尽可能把该语言的故事、歌谣、寓言、诗史等传统口头文学全部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并做到四对照(文字、音标、直译、意译)。

(4)记录该语言的方言土语,不仅要有点上的资料,而且要有面上的资料,做到点面结合。

记录的手段除了文字资料外,一定要配合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手段,经过整理,把它保存在语言博物馆里,供研究和复原参考。

建立一个和谐的语言社会,就是在一个多语言的社区内,所有成员除了使用母语外,还能够熟练地使用社区内所有成员的语言,而且自己母语的活力不会降低。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语言学家们应该努力,政府官员们也应该努力,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也应该努力,所有社区的成员也应该努力。■

[参 考 文 献]

- 戴庆厦. 2004. 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黄行. 2000.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孙宏开. 1999. 中国空白语言的调查研究[A]. 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C],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孙宏开. 1999. 记阿依语——对一个逐渐衰亡语言的跟踪观察[J].

中国语文, (5).

孙宏开. 2001. 关于濒危语言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孙宏开. 2001. 双语问题与濒危语言保护[A], 双语教学与研究[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孙宏开. 2005. 用科学的眼光看得我国的语言识别问题[J]. 语言文字应用, (5).

孙宏开. 1997~2005.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 胡增益, 黄行, 等. 2006. 中国的语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徐世璜. 2001. 濒危语言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周国炎. 2004. 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周和平. 2004.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序[Z].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9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 北京: 藏学出版社.

Kazuto Matsumura Ed., 1998. Studie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Pape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J], Tokyo, November 18~20, 1995 Japan.

Lenore A. Grenoble and Lindsay J. Whaley Ed., 1998.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Document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UNESCO Programmed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J], Paris, 10~12 March 2003.

收稿日期 2006—07—11

[责任编辑 韦光化]

[责任校对 黄世杰]

[作者简介] 孙宏开(1954~), 江苏张家港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指导教师,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理事, 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 邮编: 100029; 电子邮箱: hksun@public3.bta.net.cn.